



苏尔科夫詩选

4412



席·曼·譯

苏尔科夫詩选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內容說明

亞歷山大·蘇爾科夫是蘇聯現代最優秀的詩人之一，他的作品曾
經在1946和1951年兩次榮獲斯大林獎金。現在他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委員會，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務委員。最近任訪
華文化代表團團長，來我國參加第六屆國慶典禮。

蘇聯衛國戰爭開始後，蘇爾科夫就參加了前線部隊報紙的編輯工
作。戰爭結束後，他又參加了世界保衛和平運動，訪問過許多國家。蘇
聯人民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英勇戰士的不朽形象，真誠無私的愛情，
以及世界劳动人民對自由和平的渴望，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敬愛，都
生動地表現在他的詩中。他的許多抒情詩已經被作曲家配譜，成了蘇
聯人民所愛好的歌曲。

收集在這本集子中的詩仅仅是蘇爾科夫的一部分作品，選自1954
年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刊行的他的兩卷集。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郵局收業務許可證字第05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制 新文書局發行

書名256 字數58,000 開本787×940 版 1/32 印張4 1/2 級頁2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冊

定價(7) 0.42 元

统一书号：10020·256
定 价：0.42 元

目 次

陽光似的亮晶晶的雨	(1)
戒嚴的夜	(3)
我的朋友	(6)
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動	(7)
多麼寒冷，又多麼悶人	(8)
我們的背後就是莫斯科	(10)
在田野裏，當我們迎風站立	(13)
他向着水面	(15)
敵人闖進我的家裏	(16)
偵察員巴什柯夫	(18)
兩個人	(22)
我的藍眼睛的兒子	(23)
八月裏夜變得又黑又長	(25)
累了……緊張的一天已經過去	(28)
燒過了警戒	(30)
電話員	(32)
灰濛濛的遠方	(34)

多麼長呵，這冬天的夜晚	(36)
看吧，這被炸毀的筏橋	(38)
十二月追着風雪	(40)
有一次在夜間	(41)
在田埂上	(43)
七月的日子	(45)
是時候了！	(47)
夜間在戰壕裏	(50)
草地上現出巨砲的斜影	(51)
我知道，親愛的	(53)
在露水洗過的磚堆上	(55)
在沒有收割的難行的田地裏	(57)
勝利	(59)
斯大林格勒保衛者	(61)
傍晚，把她押進	(64)
在黃昏	(66)
波拉斯考維婭	(68)
歌唱士兵的母親	(71)
掃雷手	(74)
十月的士兵	(77)

勝利的日子	(80)
領袖	(83)
列寧	(86)
獻給人民的領袖	(89)
他的名字是一面旗幟	(92)
卓娅	(98)
拖拉機手	(100)
伊朗日記	(103)
斯大林之歌	(107)
少女的悲歌	(110)
信	(113)
離別	(115)
夏天的歌	(117)
少女之歌	(119)
田野的樹脂像眼淚	(121)
勇士之歌	(123)
酒歌	(126)
挑水的姑娘	(129)
三個求婚的人	(131)
噢，瑪露霞，瑪露霞	(133).

姑娘在歌唱 (136)
她的歌聲十分响亮 (138)

陽光似的亮晶晶的雨……

陽光似的亮晶晶的雨已經過去。

雲霧散開，現在可以看得到
我們國家的無際的疆土，
環繞着它的是連綿的高山和浪濤。

城市在成長——我的城市。

果實在成熟——我的果實。

火車在奔跑——我的火車。

埃布魯斯❶上的腳印——我的踪跡。

❶ 埃布魯斯為高加索山脈的最高峯。

鍋爐裏的熱汽爲了我在高響。
破冰船正在把冬天的邊界衝破。
世界上任何時代的人們
都沒有像我們這樣熱愛勞動和生活。

這電線的聲音，這電鋸的轟隆，
地下火車疾馳在深深的地下，
我，一個探求者和勞動者，
購買了這一切，用了最高的代價。

我帶着步槍走過整個祖國，
我把名稱給予她的城鎮。
我多麼思念妻子，愛護孩子，
難道我能將這種愉快交給別人！

如果軍號喚我走入軍隊，
如果草地上洒着血的露水，
我投入戰鬥，不是去死而是爲活，
我堅決要把敵人粉碎。

戒嚴的夜

十二月的夜，黑暗又嚴寒。
朦朧的人影不時在大窗裏出現，
祖國就在窗外的原野上面。

三條窒息俄羅斯的絞索：
戰爭、破壞、白色封鎖。
不管敵人如何狼毛逆立，
你仍在灰暗的黃昏裏穩重地踱着。
走一步遇見了富農的短槍，
走一步遇見了冷光閃閃的刺刀。

半夜，克里姆林宮裏有人還沒有睡。

一疊疊新來的電報放在桌上，
電報機聚起最後的力量和精神，
伴着他度過整夜的時辰。
窗戶外邊，哨兵在走動，
石路上發出沉重的脚步聲。

半夜裏，聽着時間的奔逝，
一位年老的人沒有閤一下眼睛。
他在屋子裏走去又走來，
最後的戰報拿在他的手中，
不斷地讀，寫，他又走到窗前，
在黑暗裏他看見國家的黎明：

破壞了的道路，殘缺的橋樑，
長滿了鐵锈的死去的工廠，
空寂的城市，荒蕪的田野，
徐徐奔走的鐵甲列車，
夜裏投入戰鬥的紅色騎兵，
指揮車廂裏的斯大林的面影。

一封一封的戰報在桌上沙沙地響。
克洛姆……卡斯多爾……里高夫……轉折點！
皺紋從他的高高的前額上爬下來，
他的目光明亮了，不幸的村莊，
遺棄在夜裏的陰鬱的城市，
和無數花園的命運也變得明朗。

一封一封的戰報在桌上沙沙地響：
在草原，在頓巴斯……轉折點！ 轉折點！
清晨悄悄地走近了窗前，
清晨來催他去睡眼……
睡一忽兒吧，我們敬愛的人……
你的名字早晨將號召軍隊握着武器前進。

睡夢裏的莫斯科上空昇起了太陽，
哨兵來回地行走在石路上，
發出清脆的脚步聲響……

1936年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森林寂靜的夜晚，
信號彈的光照亮了小窗。
請你向我轉一下身體，
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

如果機槍的彈雨打斷了
我的生命的細線——
掏出我的心吧！那裏有一首
永遠活着的歌曲。

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動

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動。
在夢裏我又看見了母親。
她還像我在兒時那樣愉快、安靜，
她呼喚我，在我臉上親吻。

在夢中聽見了牆後的爆炸，
我回答悲傷的親愛的母親：
“不要喚我吧，再等一等，
我的生命還要前進。”

1940年

多麼寒冷，又多麼悶人

多麼寒冷，又多麼悶人，
戰士們在憤怒地咋着嘴唇。
暴風雪肆虐在道路上，
野狗在湖邊發出低低的吠聲。

錶像小蚱蜢一樣輕敲，
小棚裏的篝火熄滅了紅光，
偵察員們從嚴寒中闖了進來，
溫暖立刻湧到人們的心上。

由於談論，可口的熱茶，
完全融解了夜的憂愁，

我們沒有料到他們還活着，
並且還捉來了“看頭”。